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作者
老酒

李二 从政记

1

二舀朦胧地觉得有人影在晃动，想睁开眼，眼皮却被黏住，怎么也睁不开，想掀被坐起来，胳膊不脆，听使唤。不好，是屋里进了坏人，自己被绑了！思凤这几天总讲，报上谁家被偷，屋里睡着活人，小偷就大摇大摆地偷东西。莫非倒霉事儿轮到咱家了？想到这儿，二舀憋住劲儿，大喊一声：“抓贼呀！”这一喊把正睡着的儿子丑丑弄得直哆嗦。折腾了一阵儿，二舀才知道睡魔了。他揉着眼睛，看床边闹钟，才六点多，翻个身把胳膊伸到床里，竟是空的，拧开灯，见枕上有字条：今天是报考公务员最后一天，我思来再三，给你把名报上，等着我。这个老娘儿们，不管不顾的，非得照她儿子走。二舀睡意全无，寻摸一支烟，燃上，吐出浓浓烟雾。二舀姓李，从报户口开始，到上小学、中学、大学，到秋实文艺出版社，名字问题一直被人关注，起初是二舀爸，后来是二舀，都要解释一番，说出生时，赶上国家困难，家里一点吃食都没了，从生产队借了两舀子米才保住性命云云，直说得对方“噢、噢”地明白了。这故事不知重复了多少遍，实在烦了，便简略成一句话：李家范“舀”字，本人排行老二，故得此名。两舀米救了性命，也给饥饿年代出生的二舀留下了鲜明特征：虽然年龄讨人喜欢，但面庞如刀刻一般，村主任

一部官场新人的挣扎、成长史

舀伏在桌上，被发现了问题，那女生于是又对二舀爸开玩笑道：亏得没在海边，不接着后边的指给再后边的，左边的指其实，事儿还不仅这些。大学时，一女生发现了骚动起来。睡得再多，老师也不会干现代汉语，说是讲，莫不如说是老和尚、给小和尚小尼姑们念经，又是盛夏午后，一会儿，就有半数打起瞌睡。别人睡了没事，二舀伏在桌上，被发现了问题，那女生把问题指给一男生，那男生又指给另一女生，接着后边的指给再后边的，左边的指给再左边的，右边的指给再右边的，引得课堂骚动起来。睡得再多，老师也不会干预，但怕骚动，一骚动思路就被干扰。于是“老和尚”出面干预，课堂重又恢复常态。二舀也同大家一

© 老酒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二鬲从政记 / 老酒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313-3885-7

I. ①李… II. ①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2138 号

李二鬲从政记

责任编辑 王维良

责任校对 高 辉

封面设计 杜 江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75mm×250mm

字 数 336 千字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885-7

定价: 2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414-4871130

目 录

上 部

第 一 章	你爸中了	003
第 二 章	报到工业局	011
第 三 章	非驴非马	017
第 四 章	阴错阳差	023
第 五 章	哑唱	028
第 六 章	啥意思	033
第 七 章	谈官论道	038
第 八 章	小试锋芒	043
第 九 章	真假难辨	049
第 十 章	中国式饭局	057
第十一章	扯哩喂儿楞	066
第十二章	“拉闸”闹事儿	073
第十三章	体会变脸	078
第十四章	鹦鹉学舌	084
第十五章	领导有事儿	089
第十六章	反思解惑	097

下 部

第十七章	S县任职	105
------	------------	-----

第十八章	初次交锋	110
第十九章	停职检查	117
第二十章	恢复工作	123
第二十一章	忙牛河扶贫	128
第二十二章	实话实说	134
第二十三章	人代会上	140
第二十四章	劝访	147
第二十五章	机遇乎陷阱乎	155
第二十六章	接待日商	166
第二十七章	尴尬日本	173
第二十八章	政府的地瓜	183
第二十九章	驯兽师	189
第三十章	出书遭查	195
第三十一章	较真儿	202
第三十二章	救场	209
第三十三章	遭人暗算	216
第三十四章	申请辞职	226
第三十五章	最后较量	235
第三十六章	真相大白	242
第三十七章	尾声	251

李二瓘从政记
LIERYAOCONGZHENGJI

上部

第一章 你爸中了

1

二舀朦胧地觉得有人影在晃动，想看个究竟，眼皮却被粘住，怎么也睁不开，想掀被坐起来，胳膊干脆不听使唤。不好，是屋里进了坏人，自己被绑了！思凤这几天总讲，报社谁谁家被盗，屋里睡着活人，小偷就大摇大摆地偷东西。莫非倒霉事儿轮到咱家了？想到此，二舀憋住劲儿，大喊一声：“抓贼呀！”这一喊把正睡着的儿子丑丑弄得直毛愣。折腾了一阵儿，二舀才知道睡魔了。他揉着眼睛，看床边闹钟，才六点多，翻个身把胳膊甩到床里，竟是空的，拧开灯，见枕上有字条：今天是报考公务员最后一天，我思考再三，给你把名报上，等着我。这个老娘儿们，不管不顾的，非得照她路子走。二舀睡意全无，寻摸一支烟，燃上，吐出浓浓烟雾。

二舀姓李，从报户口开始，到上小学、中学、大学，到秋实文艺出版社，名字问题一直被人关注，起初是二舀爸，后来是二舀，都要解释一番，说出生时，赶上国家困难，家里一点吃食都没了，从生产队借了两舀子米才保住性命云云，直说得对方“噢、噢”地明白才罢休。这故事不知重复了多少遍，实在烦了，便简略成一句话：李家范“舀”字，本人排行老二，故得此名。两舀米救了性命，也给饥饿年代出生的二舀留下了鲜明特征：虽然年龄过而立之年，体重不过六十公斤，缺少脂肪的面庞如刀刻一般，村主任说这孩儿咋琢磨咋像俺家的狗崽儿。于是又对二舀爸开玩笑道：亏得没在海边，不然非叫台风刮了、海浪掀喽不可。其实，事儿还不仅这些。大学时，一女生发现了二舀另个秘密。一次上大课，老师讲现代汉语，说是讲，莫不如说是和尚给小和尚、小尼姑们念经，又是盛夏午后，一会儿，就有半数打起瞌睡。别人睡了没事，二舀伏在桌上，被发现了问题，那女生把问题指给一男生，那男生又指给另

一女生，接着后边的指给再后边的，左边的指给再左边的，右边的指给再右边的，引得课堂骚动起来。睡得再多，老师也不会干预，但怕骚动，一骚动思路就被干扰。于是“老和尚”出面干预，课堂重又恢复常态。二歪也同大家一块恢复了，但对事情真相蒙在鼓里。课后议论被二歪听见，说他后脑勺有指印痕迹。二歪摩挲着后脑勺，心说自己咋就没觉得？解铃还需系铃人。二歪问老爸，老爸叫人代笔，讲了祖上一故事：清太祖努尔哈赤那阵儿，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跟着努尔哈赤干，因长得膀大腰圆，被选为扛旗手，努尔哈赤走到哪，大旗就打到哪，深得努尔哈赤赏识，努尔哈赤多次抚摸其后脑，自此李家后人的后脑勺都有指痕。二歪知道这也就是个说法而已。

二歪此时又摩挲着后脑，心想很是聪明的老婆为报个名，竟傻乎乎地起个大早，值得吗？他穿好衣服，胡乱洗了脸，就到屁大点儿的厨房忙活上了。想着昨日与思凤吵嘴不欢而睡的情景。知道老婆是好心，想让自己进步，只是自己明知故吵罢了。

2

思凤留了字条，拢了把头发，蔫悄儿出了屋，登单车，七点钟刚过，就直奔省人事厅。四年前她在一家审计师事务所工作。除了本职工作，思凤没事时好写，稿子总在省报上登载，还被评过优秀通讯员。报社一老编辑看思凤潜力还没全部发挥出来，于是出招，要她学写言论。思凤当圣旨一般，开始琢磨起来，写成几篇给二歪看，二歪说比报上的要好。又拿给那老编辑，老编辑二话没说立马给编了，思凤手捧那报纸，像买了一件可心衣裳。接着便一发不可收拾。赶上报社招揽人才，经那老编辑推荐，思凤进了报社。

人事厅的门卫挡住思凤，思凤亮出记者证。门卫看那上的照片，又看本人，说与照片差距咋这么大？又问赵记者有何贵干？思凤心里不舒服，心说你一个门卫看好门得了，胖瘦与你有何关系？但又不好发作，杨振华在相声里不是说吗：看厕所的也有权，找个借口不让你方便的话，你不就得憋着吗？思凤说是约好这个时间来的。门卫递过证件，思凤细细打量那上面的自己，还是四年前的样儿呢。不怪人家发问，就这几年的工夫，自己真没个看了，用一个字形容，得用“肥”字，俩字那就是“肥肥”了。思凤把账一股脑儿记在二歪身上：说肥是一种古典美，肥人好交、宽厚善良、通达事理，说当初见其有“肥”的潜力才猛追的。被他一忽悠，就成了今天这样子。

省直机关考录公务员的事儿，思凤一直关注着。她有个习惯，啥事都要抢先儿，

这也是买股票总结出的。那时当记者的虽对改革触觉敏感，掌握着政策走向和最新信息，但到动真格时，没几个敢比量的了。当时一前景看好的企业的股票上市，以一元钱原始价出售，竞买者寥寥。思凤力排众议，出手就买了一千股。同事肖竹菊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说思凤有个贼胆。二舀也不无埋怨，说钱换了一捆花纸，疯了还是咋了？思凤全然不顾，说北方照比南方就是有差距，人家尝试过的事情，我们都不敢，就一千块钱呗，权当打水漂了。

思凤一点不傻，早就说应报名，二舀不报，思凤出差几天，报名的事儿耽误了。昨天吃过晚饭，二舀趴床上写文章，趴床习惯是逼出来的，仅有的写字桌，他心甘情愿让刚上学的丑丑独享了。收拾了碗筷，思凤见二舀还像个没事人儿，气便不打一处来：叫你报，就是不报，截止时间到今几个，你到底咋想的？正提笔“下蛋”的二舀，眼看收个尾“蛋”就落地儿，这一唠叨，造成了难产。二舀好鼓捣点诗歌、散文啥的，并在一些报刊上经常露个小脸儿，在文学圈儿也小有名气。前年考入省城秋实文艺出版社，干得有滋有味。他来个“鲤鱼打挺”，瞪眼说，在出版社待得挺好，为何非得考那臭公务员？你这叫强加于人！思凤急了，说怎那么不知好歹？难道是往火坑推你？我为啥？不都是这个家吗？还有你李二舀的前途！又说天天就码个文字，领导个文章，这么一辈子的话，你一个老爷儿们的，我都替你掉价！思凤长出一口气，说看人家肖竹菊，老公在省工业局好风光，还三天两头地分东西发钱，就是与鼓捣文字的不一样。二舀堵住耳朵，去卫生间撒尿。思凤见白费了嘴皮，一时兴起，将床上稿子三两把扯了。二舀出来时，见稿子成了碎片，气得浑身发抖，骂思凤是个败家老娘儿们。一阵狂风暴雨，又都像没事一样。二舀把拼好的稿子放进挎包，开始逗邻家跑来的小狗。思凤也凑过来，对狗说，你跟驴待在一起干啥？二舀一时被忽悠了，说是狗，不是驴！思凤说我跟狗说话，你搭啥茬？二舀知道被老婆小涮一把。心想，啥时嘴也学贫了。

思凤原本不大说笑话，更不会嘲弄讥讽，自打跟了二舀，逼得思凤不得不学，否则总要吃亏。原先那阵儿，没事时思凤爱哼段京剧，还时常在阳台咿呀吊个嗓儿。一天，编辑部有人买彩票中奖，大家起哄要撮一顿，二舀也参与了，直闹腾到半夜。思凤责问二舀，二舀打着饱嗝儿说，是领导找谈话耽误的，问我为何天天打老婆。我说人家是在吊嗓儿嘛，领导说不对，说每天天还没亮你就打，打得吱儿哇儿乱叫，把邻居美梦都搅了。还说今后再打，要到屋里打，把窗户关好打，否则就在全社通报批评。二舀醉话，把思凤整得哭笑不得。

差一刻八点钟，人事厅门前才见稀稀拉拉上班的队伍。思凤瞄准一夹皮包、圆脸庞的年轻人上前去问。那人打量着没梳没洗的思凤，说大姐挺会相面的，怎就知我管这

事？思凤说，一看面相就知是管大事的哟。圆脸庞干部说，报名点在人才交流中心，昨天下班前就截止了。思凤忙找理由解释，说这我知道，没办法，一家三口，两人出差，就耽误了，这不就起早来了吗？说着又把记者证亮出来。那位干部见是省报记者，态度有所升温，说自己叫刘可可，负责公务员录用工作，既然记者大姐如此心诚，就破回例。于是领思凤到办公室，让座倒茶，翻出报考登记表和招考简章，嘱咐思凤上午务必送来。思凤拉人家手摇着，连说谢谢，刘可可几次想把手抽出都没抽出来，就这么牵着走出门外，弄得刘可可满脸通红。

思凤一路春风往家赶，幻觉着老公当上公务员的样子，感叹着这几年考录公务员急剧升温的形势。就说去年中直机关公开招考，录取和报考比例高达一比三十二，一国家级报纸大发感慨，刊登《1：32说明了什么？》一文。这还用说吗？说明现代人把事情看透了，公务员早涝保收，公务员地位显赫，公务员椅子保险，知道居家过日子得来实的，也就二歪跟人看法不一样。思凤看表，都快九点了。

3

其实吵架时，两人都比着犟，过后又都为对方考虑。思凤知道了凡事不该强求老公，二歪也懂得了老婆用心良苦。想着老婆头没梳脸没洗，起早为自己报名，二歪觉得鼻子发酸，眼泪涌了出来。丑丑吃完早饭走了，他煮了一碗面，卧了俩鸡蛋，又在碗上盖了一个盘子。把昨天剩饭热了，就着些榨菜，自己就算把早餐吃了。

屋里屋外瞎忙的工夫，思凤风似的把自行车骑到了房门口。二歪吓了一跳：哎呀，结婚这么些日子，真不知老婆车上功夫，就直接骑炕上得了呗！见二歪真在家等着，思凤心里欢喜，说结婚这么些日子，真不知老公也有不犯犟的时候。

洗漱过后，囫囵着还热乎的面条，说要不是今天起早，遇到贵人，报名的事儿恐怕没戏了。又把遇到刘可可的事儿说了。二歪穿衣提鞋、背上十年一贯制的牛仔包，抹扯了两下头发，就要与思凤“拜拜”。

“哎，就这么走了？你到底啥意思？我这风里来雨里去的容易吗？”思凤薅住二歪，好心情一下子没了。

二歪扶了下差点掉下来的眼镜，说：“过日子都好几年了，啥意思你不懂？俩鸡蛋嫌少了是不？”

“俺俩别猜闷儿似的，就问你这名还报不？给个痛快话！”思凤将筷子搁在桌上。

二舀说：“我本不想报，就是现在，我也没想好是报还是不报？你这一说，倒提醒了我，要是不报，我可能被人特别是你赵思凤嗤笑，好像我怕个啥。你不总拿肖竹菊老公说事儿吗，行，我报，还就报工业局！”

4

这是一九九六年北方S省省城一个初夏的早晨。尽管有人在媒体上把S省比做一个未老先衰、步履蹒跚的中年壮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负重前行，但壮汉仍张扬着活力。当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在广场、在街旁、在公园、在小区，她的儿女们依然抖擞精神，憧憬美好的未来，舒展臂膀拥抱温暖时光，享受生活乐趣。

这次全省行政机关考录公务员规模前所未有，考生来源面向全社会，允许各类企事业单位符合条件人员报考，并打破地域，允许农民身份报考。考录工作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重视，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联合出台了《录用国家公务员考试管理办法》，省委组织部部长赵天明、省政府秘书长李南山亲自主持会议进行动员。

省直的笔试考场设在一所中学。今天是个星期天，一大早，校门口挤满了考生和他们的家属。思凤和丑丑陪二舀到了考场，看到如此壮观场面，看着考生们踌躇满志的样子，既激动又担心，还有点泄气。二舀傻呆呆的，在人堆里仰面背手望天。看着老公，思凤不知怎的，竟掉了几滴眼泪。距考试还有三十分钟，校门大开，考生们蜂拥而入，招手的嘱咐的喊叫的显得有些混乱，工作人员紧张地维持着秩序。夹在人流中的二舀按指示牌很快找到考场。二舀最不怕考试，而且还是要求苛刻的考试。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他经历了几百次大大小小考试，每逢考试像过年般兴奋。他对成绩做过统计，九十分以上占了七成，没有不及格的时候，而且都是率先交卷。不容他陷入更深的回忆，预备铃响了，监考老师宣布考场纪律，当场撕开考卷袋子，把卷子发到每个考生桌上。第二遍铃声响过，他和数百名考生进入紧张答题状态，所有考场呈现出令人窒息的寂静。他又是在考生中提前走出考场的，临近校门时，等在门外的人看着二舀，瞬间二舀的心头升起一种庄严。丑丑从围栏下钻过来，不顾工作人员阻拦，直奔老爸，喊着“我爸考上了，我爸考上了！”，引来周围一片笑声。

还别说，真叫宝贝儿子言中了，数日后笔试红榜刊出，李二舀榜上有名。思凤包饺子庆贺初战告捷。二舀请了三天假，找来一些与公务员有关的刊物，又到图书馆阅报室待了一天备考。

思凤虽照常上班，但身在曹营心在汉，总想面试的事儿，赶上手头有稿子要写，刚写几笔就进行不下去了。以为喝水能有镇静作用，可没多久又觉下边“潮涨”。刚想“排涝”，同肖竹菊走个顶头碰。肖竹菊长得瘦弱，但奶子挺大，被思凤肥身一撞，疼得捂胸咧嘴：死玩意儿，哪有像你这么走路的，今天撞我算你走运，要撞着总编，非让你赔个奶子不可。思凤根本没往心里听，突然生出一想法，把肖竹菊拉回卫生间蹲位上，说咱家那口子笔试合格，要面试了，哥儿们你可得帮忙了。肖竹菊想从蹲位上出来，被思凤按了进去，说就在这说吧。

“不就这点事儿吗？”肖竹菊忽闪着大眼睛反问道。

“那就歇了呗？”思凤把头探到肖竹菊那边。

“不是都表态了吗？你得让我出去了。”肖竹菊再次起来。

思凤不让，“光说不行，得发个誓或是拉个钩才行。”

肖竹菊戳着思凤前额，“我看你今天是有点魔怔了。”

5

面试那天，思凤找一套新衣给二舀穿。二舀说没必要，我要行，不在于衣服新旧，要不行，衣服新就能行？思凤说人靠衣裳马靠鞍，像不像做比成样。油渍麻花的穿戴，不得恶心死人家。二舀折中，穿了一套半新不旧的。

面试按一比二进行，顺序以抓阄儿排列，二舀抓个第二。刘可可专干引领考生进入考场的活，引领二舀时，特意同二舀握了手说，不怪你家嫂子上心，二舀同志还真有两把刷子，并说了祝愿的话。二舀莫名其妙，也不好深问。

考官由七人组成，主考官是省工业局局长牛向西，坐在两边的是工业局副局长马奔腾、人事处处长郝乐乐，还有人事厅、监察厅的人。牛向西五十多岁，有一令人羡慕的将军肚，圆脸红润可人，近视镜后的目光透着油滑。二舀只瞄一眼，便对牛向西产生了厌恶。

面试共有五道题：报考公务员的动机是什么？如何与机关同志相处？如何看待当前腐败现象？给领导起草讲话稿应注意什么？行政相对方不满意时，应如何对待？

二舀不知从哪得出经验，每题宣读完毕，都在纸上列出要点，全面应对。原来这类考试有一秘诀：答漏了扣分，答错了不扣分。五题答毕，二舀也一头细汗。

牛向西琢磨着，田造文说的人选还可以的嘛，给二舀画了个相对高分。牛向西正

要宣布对二舀面试结束时，一工作人员匆匆走来向他耳语两句，没等牛向西起身挪步，一群人破门拥来。牛向西满脸带笑，说大家起立一下，欢迎天明部长、南山秘书长指导工作，并带头鼓掌。

“你们正常进行，我们就是听听看看嘛。”赵天明笑微微地说。

牛向西身子前倾，说虽然正式面试完了，天明部长和南山秘书长可以再提问一下，好给媒体一个方便。

赵天明说：“没想到你老牛挺有招法的，不过，还没征求考生意见呢？”

二舀一直站着，听天明部长这么说，摇头说没意见。

“我就想听听这位考生报考公务员的动机，心里咋想就咋说。不过要声明一下，这位考生答得正确与否，都不记入成绩，不受任何影响。”

二舀也与一些大人物有过接触，比如给新闻出版署署长提过建议，但只是书信方式。面对面地与高级领导接触，当场回答问题，平生还是第一次。

“那我按部长的要求，实事求是地回答。不知别人咋想，我就是想通过考取，改变一下我的处境，变得更好些，包括我全家的状况，比如收入、医疗、住房等一系列问题。当然，还要把工作干好。”

“哎呀，你这个小同志有点与众不同，光想着自己一亩三分地，就没有点远大理想？比如当前我们省面临的经济困难，要扭住的‘牛鼻子’到底在哪里呀，你就不关心关心？”天明部长往前移了两步发问道。

“我说的是我目前的想法，目前并不代表今后，不过我要说真心话，否则没有意义了。关于解决我省面临的经济困难问题，我觉得起码有这几点需要重视：一是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以市场导向的产业开发、市场开拓的激励机制；二是建立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三是搞好企业改革的试点。当然第二点最难，甚至不是我们省级政府能决定的。最容易的是最后一点，可有所选择地抓几个试点，作为重点突破、重点创新的先行者，进而探索搞好国有企业的可行路子。”

天明部长和南山秘书长不约而同地点着头。

6

二舀失眠了，思凤倒轻鼾起伏。二舀推醒思凤，要说话。思凤迷迷糊糊地说，反正都考完了，考上考不上，丑丑他爸的地位不会改变的。

一晃儿三天过去，二歪一家来到那所中学看榜。红榜用了四张大纸，远远地望像四面旗帜在阳光下辉映。二歪有点紧张，突然停下脚步，说俺仨儿“钉钢锤”，谁输谁去看榜。几个回合，大人赢了，不等发话，丑丑一溜小跑儿钻到了红榜前人堆里，使劲儿扯一胖阿姨裙子，说看上边有没有俺爸。那胖阿姨刚要发脾气，见丑丑圆头圆脑小样儿很是可爱，于是说，你爸怎不来？刚才讲好的，“钉钢锤”谁输谁来，我输了，不过，我爸有点紧张。丑丑说得一字一板。胖阿姨乐了，说那好，你自己看，那上有没有你爸。丑丑害羞地说，都是连笔字，我不认识呀。胖阿姨说你老爸叫啥？丑丑说了。胖阿姨于是在那榜上找，又说你爸真行，中了。丑丑立马挣脱出来，朝着爸妈这边飞奔，大声嚷着：“你爸真行，中了，中了。”

第二章 报到工业局

1

要离开编辑生涯的那些天，二舀越发对出版社有种不舍之意，毕竟那是从内心喜爱的一个所在呀！随着亲朋好友祝贺狂潮的消退，心中也不免生出几丝伤感。

接受一段集中培训后，二舀和其他几个新考录的便到工业局报到去了。先是在处长郝乐乐引领下，到机关各屋转一圈儿。第一家去的当然是牛向西的屋。牛向西与马奔腾在研究工作，没等郝乐乐介绍，就笑嘻嘻地说，是考录到我们局的新同志吧？郝乐乐说，都是第一天上班，向牛局来报到了。牛向西一一握手，说你们来了好啊，都是凭本事考上来的嘛，给工业局增添了新鲜血液。着一身深蓝色中山服的马奔腾也站起身“啊、啊”地随声附和。

出了牛向西的屋，又见了几个副局长，还有副巡视员兼企改二处处长王世宥、办公室主任田造文、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崔东风、企改一处处长万长顺……二舀同田造文握手时，田造文说，俺俩可是有那么点缘分。二舀先是一愣，很快反应过来，见眼前的田造文：细挑挑身材，梳理整齐的长发，一副微笑面孔，亦庄亦谐的目光，只是鼻间残存着青春痘没出好的疤痕叫人遗憾。二舀说，要从人家干姊妹那面论，俺俩可就是“连襟”了。二舀后来得知，田造文毕业于省城一所综合大学，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校期间，曾担任学生会多个职务，临毕业那年，当选为学生会主席，被组织部作为选调生进行培养，毕业就进了省工业局机关。

二舀报考的职位在企改一处。企改一处是工业局主要业务处室，主要负责国有大中型企业综合改革。具体是调查研究、起草领导讲话、综合报告分析、指导改革调整、情况信息反馈，为省政府宏观决策提供依据。处里共有七位同志，分别在三个屋

子里办公。处长万长顺自己单独一间，两位副处长一间，其他几个人挤在一间。二舀被“塞”在已是很拥挤的处员办公室。万长顺拉着二舀，向处里同志做了介绍，说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办公用品还没来得及安排。于是到后勤服务中心去领桌椅，并亲自擦抹干净。桌子旧点倒没啥，关键是摆放成了问题。原来四个桌子俩俩对面一摆，倒还显得规整，现在多了一个，摆哪都显别扭。最后安置在了屋门旁，二舀面墙背窗坐下，感觉像个看门的。万长顺拍二舀的肩，说只能先这样了。二舀觉得万长顺是个厚道人，条件差点，并非人家主观造成的，谁让你赶上了，便说没事没事，这样挺好的，虽然挤点，但不会寂寞，也好学习沟通。万长顺说，这是暂时的、暂时的，明天我还要找后勤，让他们再想想办法。说完，又去领办公用品了。

一个满头羊毛卷儿、大脸庞的男士站起身，说处长走了，我该说两句了，首先以本屋屋长名义，对新同志李二舀加盟本屋，表示最最热烈的欢迎，并致以最最崇高的敬礼。然后握二舀手，说缘分，缘分啊！副处长阎晓也在屋里，觉得“羊毛卷儿”的话有点不中听，竖起凤眼“斥责”道：大张你说话得悠着点，人家二舀是新同志，熟悉你的知道是工业局的，不熟悉的还以为精神病院溜出的病号呢。听刚才这番话，二舀判断此人应是有嘴无心的那类，于是，握大张的手，说还请大张今后多指教。“那是一点问题没有，谁让我们上了一条贼船了。”大张得意扬扬地说。

2

半个月后，二舀听说一件事儿：牛向西要乔迁新居。

牛向西虽自小农村长大，但从他身上找不到一点农民痕迹，胖脸粉红，指如嫩葱，每日西服革履的。十八岁那年，眼看就高中毕业，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他和几个同学搞个叫“追穷寇”的战斗队，给自己封了个司令。与别的战斗队不同的是，他们也喊也叫，但不动真格的，批斗当权派基本是“文斗”，当权派还可以坐着挨批。起初这个做法还行，随着战斗的深入，牛向西这套受到攻击，并被另一头头批判，司令的位置也没了。他写了不少检讨，想东山再起，但没人理会，只好养鸟捉鱼打发时光。也是歪打正着，到了“文革”后期，县里组建革委会搞“三结合”，被牛向西“文斗”过的老干部当了革委会副主任，一上任就派人打听牛向西的下落，举荐为自己分管的宣传组组长。“文革”后，牛向西一路攀升，三两年就是一个台阶，从县长、县委书记，干到副市长、副书记。工作调动了，家也理所当然地随着迁徙。俗语说